18207-18209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七

十八漾

將

兩將

數類 後漢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多矣惟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兩將之名實大焉 項安世家說 三國時曹公兵至襄陽劉越等勸劉琮降王威說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琮不納如宋初慕容釗兵至襄陽孫光憲勸高繼冲降大將景威說繼冲請兵三千人於荊門道中險阻處設伏候其夜發伏攻之孫光憲止之景威扼吭而死此二事正相類要之二將之謀豈有補於成敗之數哉特其義有足嘉爾 小學紺珠 自亟谷以西方城以南兩將之功為大 梁韋叡曹景宗武帝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宋狄青种世衡歐陽公言兵興已來惟得邊將二人 晉史 鄧艾鍾會之伐蜀也有問劉寔曰二將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竟如其言詳 衛瓘傳 唐繪 阿史那社尒正觀二十一年與郭孝恪等五將軍討龜茲禽其王絢諸酋長示禍福降者七十餘城宣諭威信莫不歡伏刻石紀功而

還因說于閼王入朝王獻馬畜餉軍西突厥馬者安國皆爭犒師孝恪之在軍牀帷器用多飭金玉以遺社尒社尒不受帝聞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魏秦東軒筆錄虜犯澶淵傳潛堅壁不戰河北支郡城守者多爲蕃所陷或守城或弃城出奔當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期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也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以至賊退出界而延期追躡轉戰未嘗衂敗故時人目二將爲銅梁門鐵遂城蓋由二將善守也宋劉後林集二將石侯韓仔　二將同時死路人聞亦哀力窮靡轉急圍厚突難開戰骨尋應在殘兵間有迴傷心郵遞裏隔日捷書來

三將

金樓子二南五霸篇秦穆公滅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衰經發兵遮秦兵於殽繫之虜三將晉文夫人繆公女也曰繆公怨此三人人骨髓心願歸之我君得此快意烹之晉君許三將歸歸至繆公素服郊迎哭曰狐不用百里奚蹇叔之言以辱三子三子何辜乎習學記言馮異集關中岑彭定南方耿弇平齊漢事以成三將之功大矣昔絳灌鄉曲以首級定功而糾合元勳乃付於韓彭等故不得不割裂大國以王之賈誼謂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僅得合人以此待信布之倫可乎功大而賞小厚力而薄望惟雲臺諸將爲然論者不貴其謙讓易足之近道而反以頡頏難制者爲雄傑蓋未深考也宋蘇頴濱集乞將四川禁軍分戍三大將朝劄某契勘蜀中三大將下軍兵一歲衣賜錢糧絕長補短錢引二百道可養一人前年三將增招一萬人及吳璘下招填二千七百九十一人共約歲用錢引三百餘萬道朝廷節次降到截留錢物共二百五萬道所闕尚多近四月初二日指揮差吳公將帶三千人往襄陽令吳璘限一季招填又合歲用六千餘萬引財賦有限支費日增兵不可以持久今兵雖未必用而邊戍不可省衆少則乏事招多則費廣兵財兼裕於此爲難某輙有愚見上瀆鈞聽四川諸州禁軍額管四萬餘人除闕額外見管三萬餘人其間儘有強壯及格少嫩向長者但訓練弛廢事藝苟簡不成部伍多只充守倅兵官占破雜用枉費廩給今若於見管人中揀選一半取一萬五千人分作三番如祖宗時出軍法逐州每年發遣一番往隸三將以充守戍入隊教閱一年一替周而復始如此則分在三將者常有五千人可以暗補所闕之數三年之後教閱既徧一萬五千人皆爲勝兵無事則散在州郡緩急則盡可爲用如禁軍內揀數不足即於廂軍內選刺若有逃亡事故本州逐旋揀填常令足萬五千人其逐兵自有本州衣糧不過歲番五千人者給口食米耳每兵月

計七斗五升歲用米四萬五千石若以招軍止贍得二千五百人更欠衣賜料錢之類比招萬五千人共計歲省三百餘萬引前三將招萬人之後軍中子弟長成者不多以後若有招收必更短小恐不如諸州見兵所揀閱軍中每次招軍外來一人費至百千少亦半之若期限迫促則所費愈多將士頗以為苦今既有上件輪番禁軍却可緩緩招收以待其子弟之長所費甚省而得人頗衆州郡冗卒皆為精兵實為今日便利或謂川兵懦弱不堪戰守是不然在所以用之如何耳今三將軍中亦不純是西人西人多而川軍少又經揀選參雜而用何所不可若蒙採擇乞自朝廷措置疾速指揮施行周南仲山房集書三將罷兵　初韓張入覲左僕射檜承詔集都堂問克復之期曰上驅馳霜露十餘年似厭兵矣兵決在何時遲速進退之計當若何兩將對前提兵直趨某地請糧若干率裁量不盡得而退兵出某所某將皆坐視不肯併力相牽邮或申請輒不報嘗若不能專力如令文儒生不愛錢武將一意輕生命欲了即了爾檜曰有是乎諸公今不過帶行一職事足以誰何士大夫者朝廷不靳也岳最後至意大畧同而語微峻檜頷之於是三樞密拜矣三人者累表辭謝檜與上約答詔視常時率遲留一二日不下諸禮例恩賜為目倍多檜別下詔三大

此皆改御前軍矣始諸校苦鬬積戰已為廉車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將常不得舉首或溷其家室岳師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誅殺小亦撻鞭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諸校新免所隸事或許自結知天子人人便寬喜共命報應已畧定三人者擾擾未暇問也得稍從容見檜始以置銜漏奪兵職為請檜笑曰諸君知宣撫制置使乎此邊兵官耳今為樞庭子司顧不能役屬耶三人者退悵悵然始悟失兵柄矣韓仲通尚書檜時從官嘗為人言鶴林玉露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宋朝惟一曹斌有三代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漁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為酸鼻洪适盤洲集三將　鼎立淮南將胡來競退師折衝潛白羽告捷閘黃旗已報瓜洲敗還驚來石危邊防恃天塹百萬豈熊羆

四將

臨安志節制司城內四將　先是殿步兩司軍兵於本府既無統屬遇有緩急必俟朝省調遣常不及事紹定四年余安撫天錫始請于朝下殿步兩司各差官兵千人於城內置隅分東西南北四壁各管其一殿司差統置二員一以兼正任浙西兵馬副都監一兵馬鈐轄一以兼添差步司統制二員一以兼正任本府以兼添差分隅任責設有不虞即部隅兵以前本府節制自此始　東將

在軍頭司北馬舊司營內元額五百人　西將在三茅觀後步司右軍潛火將內元額五百人　南將在東青門裏殿司後軍寨內元額五百人　北將在東青門裏殿司策選鋒寨內元額五百人數類金匱書王莽以甄豐爲更始將軍王興爲衛將軍孫建爲立國將軍王盛爲前將軍是爲四將容齋隨筆孫吳四英將　孫吳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於策權之雄晷然門時英傑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四人者真所謂社稷心膂興國爲存亡之臣也自古將帥未嘗不矜能自賢疾勝己者諸賢則不然孫權初掌事魯肅欲北還瑜止之而薦之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後瑜臨終與權牋曰魯肅忠烈臨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肅遂代瑜典兵呂蒙爲尋陽令肅見之曰卿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蒙還亦代肅蒙在陸口稱疾還權問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無復是過也遜遂代蒙四人相繼居西邊三四十年爲威公將曹操劉備關羽皆爲所挫雖更相汲引而孫權委心聽之吳之所以爲吳非偶然也錦繡萬花谷王忠嗣有武畧佩四將印爲隴西節度又職林云上平戎十八策宋南渡四將傳序劉錡字信叔泰州成紀人也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縣人也李顯忠鄜延路綏德軍青澗城人也魏勝字彥威山東淮陽軍宿遷縣人也南北既分夷狄之患不息武備不可一日廢也天下大物也凝而爲難器既裂矣往事不足深咎獨於機會之來而再失之爲可鑒耳以夷狄之所爲豈能并天下哉特乘中國之弱起而以力取之民心固未易服也吾民固嘗惡夷狄之患而思中國之德矣是時北方州郡將帥吾之所建置也官吏吾所選用也人民父子吾所撫字也特刼於一時之威而爲之屈鼓而行之則醜類却撫而定之則人心從梁宋齊魯之地不難復也蕞爾女真非有席卷天下囊括六合之謀譬諸爲盜不敢有其物而寄諸其鄰故寄之則豫者七八年是時關陝河東之地南失之而未能取北取之而不能定西夏亦嘗欲乘女真之弊而取之矣交兵十餘年中國之兵日精中國之威日振嚮之阻兵諸酋至有涕泣辭行不敢南侵者臣伏讀高宗皇帝聖訓有曰今雖以檄呼虜人渡江必不敢來矣又其種類怙勢爭權內自相疑非誅則殞唯兀述在耳而兀述屢困於我師固嘗見順昌之旌旗而走聞岳飛之來而遯知李世輔之歸而避之北方之民延頸企踵以望王師之至者蓋朝夕也兀述雖握兵在汴京亦歸輜重不復爲久留計相檜爲謀自私沮敗成事有詔班師而人皆慟哭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自亶不居而亮繼之復行

之以無道翦滅其宗支而虐其其民褒秉其亂而取之人心固朱服也山東河北之人倡義者響應魏勝首事於東大河南北蓋蠭起矣遷延歲月而機不留是得不長太息哉中興以來諸大將宣皇威敵王氣垂功名於竹帛紀勲伐於金石眷遇始終無遺憾者獨此四臣或困於讒或抑於娟嫉顧雖忠根於心義形于色誓不與賊俱生而志不獲伸目不瞑於地下迹其規恢次序實係當時之強弱關後世之理亂使不詳紀而備載之則孰知機失於前而患貽於後世哉此臣之所以獨爲之作傳之本意也詩曰無競維人中國之所以大競者非以其人乎茲故摭其麤鋒力戰將士用命之時奇謀碩畫行師攻取之宜而載之書吁何世不生材天佑我宋安知無四臣者出而爲國家用故揭而出之使夷狄知中國爲有人也開禧二年九月朔旦謹序

中興四將傳

章頴表云臣頴言天扶昌運必生禦侮之臣帝念雋功當有特書之史事關勸激跡貴昭明敢裒竹帛之藏仰徹冕旒之聽臣頴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粤若稽古誰能去兵執干戈以衛社稷者固所難能聞鼓鼙而思將帥則求之已晚欲厲有爲之志當於無事之時仰惟國家之興尤得人材之盛開基創業尫將雲蒸復古中興虎臣角立率萬熊羆之士掃空虵豕之群名書旂常功耀天地或繪象於原廟或備食於大烝爪牙宣勤項背相望當時稱誦姓名可止於兒啼後世傳聞韜畧尚驚於敵膽頃紛紜於議論稍變易於是非事實浸以湮微士氣爲之沮抑雖已加於褒典猶未快於輿情非假汗青何由暴白故太尉威武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臣劉錡甚雋順昌之戰大摧兀述之鋒誰其妨功而害能遂爾投閑而置散故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贈太師臣岳飛兵方精而可用功竟沮於垂成既撓良謀更成奇禍事皆有證其書雖見於辨誣言出私家後世或疑於取信故太尉威武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臣李顯忠家世諸李父子一忠縛撒里曷若鷄豚眎偽齊豫如犬彘氣吞逆虜志在本朝當其杖策之歸適近槖弓之際故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贈宗國軍節度使臣魏勝爲山東忠義之冠當清口寇攘之衝雖血戰於淮陰竟身膏於草野況又皆志未盡展時不再來失機一瞬之間抱恨九泉之下雖生未及盡俘於醜類其沒或能爲厲於敵人宜有屢書以旌多伐況方大規恢之畧所宜彰果毅之能恭惟皇帝陛下天運廟謨日開公道用宣昭於賞罰以駕馭於豪英代不乏人用則爲虎西有梁洋之義士東多荆楚之奇材怒髮衝冠椎心撫劒儻在上有激昂之術則凡人懷奮發之心臣嘗忝史官獲觀舊載悉紀當時之實以塵乙夜之觀伏乞斷

自宸衷付諸東觀然後可傳於百世庶幾聳動於四方張大國家之威發舒華夏之氣事雖已往可為鑒於將來謀或有遺幾成功於今日臣所譔到劉岳李魏傳繕寫共計七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頴誠惶誠懼謹言

五將

數類 王氏五將王鳳 王音 王商 王根 王莽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郡第世權更特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哀帝初即位司隸校尉解光奏曰王氏宗重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五將謂鳳音商根莽五人皆五大司馬也外戚傳曰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 睢陽五將張巡 許遠 南霽雲 雷萬春 姚誾 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五將行 滕蛇遊霧相乘勢龍舉雲興相借力致使雲消霧散時要似枯魚過河泣

十將

隋龍 昔京畿十將陳留之將一二三雍丘之將四五襄邑之將六咸平之將七八太康之將九尉氏之將十 朝野類要京師舊有十將今第二將駐劄臨安府者緣昔日差出招捉寇盜因而屯此也 諸葛武侯將苑 夫人之器大小不同若能察奸閉禍為衆所怨此十夫之將

十二

將

北史 周太祖時宇文泰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將東伐大破齊師李弼等十二將進爵增邑 數類 十二將 天乙 滕蛇 朱雀 六合 勾陳 青龍 天后 太陰 玄武 太常 白虎 天空 唐六典曰十二將以天乙為首前一曰滕蛇二朱雀三六合四勾陳五青龍後一曰天后二太陰三玄武四太常五白虎六天空前盡於五後盡於六天乙居中為十二將

十三將

百川學海 元豐四年二月乙卯詔東南圍結諸軍為十三將蓋太祖皇帝初下江南慮人心未一分禁旅以戍之歲月寖久與州郡之兵無別故也淮東第一淮西第二浙西第三浙東第四江東第五江西第六湖北第七湖南第八全邵永第九準備廣州應援福建第十廣東第十一桂州今靜江府第十二邕州第十三廩給特厚與禁衛比若江上諸軍乃諸郡兵額因勤王入援失其土地故以駐劄名之其廩給與將兵不同況州郡之兵乎 隋龍 東南一十三將即四言韻語次第其駐劄之地云濠廬杭越昇贛荆南江陵府潭全福廣宜邕十三濠之副將今臨安府京畿第二是也贛之副在吉州潭之副武岡軍福之副建寧府自餘副將與正將同駐劄之地漢分郡國以守兼將唐置軍府以

以將兼守今呼大守為郡將此義

十四將

小學紺珠 太祖將帥十四人 宋李漢超屯關南 馬仁瑀守瀛州 韓令坤鎮常山 賀惟忠守易州 何繼筠鎮州距北虜 郭進控西山 武守琪戍晉州 李謙傳守隰州 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北漢 趙贊屯延州 姚內贇守慶州 董遵誨屯環州 王彥昇守原州 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

十五將

小學紺珠 山西將十五人 秦漢 白起郿王翦頻陽王圍甘延壽郁郅公孫賀 傳介子義渠李廣李蔡成紀 蘇建蘇武杜陵上官桀趙充國上邽 廉褒襄武 辛武賢慶忌狄道 蘇幸父子著節

十六將

畧論曰軒轅之十六將分掌四方 遣南霽雲雷萬春敗賊於寧陵也別將二十有五其後皆死難四人逸其姓名數類 雎陽二十五將 石承平 李薛 陸元鍠 朱珪 宋若虛 楊振威 耿慶禮 馬日昇 張惟清 庸坦 張重 孫景趨 趙連城 喬紹俊 王森 張恭默 祝忠 李嘉隱 翟良輔 馮顏 孫廷皎

二十八將

東漢書河北二十八將光武中興定天下前世以謂上應列宿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知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馮異傳漢安帝永初六年詔封二十八將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格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周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勳烈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況此未遠而或至之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復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叙舊德顯茲遺功焉 小學紺珠 二十八將鄧禹高密侯字仲華 吳漢廣平侯字子顏 賈復膠東侯字君文 耿弇好畤侯字伯昭 寇恂雍奴侯字子翼 岑彭舞陽侯字君然 馮異夏陽侯字公孫 朱祐萬侯字仲先 祭遵潁陽侯字弟孫 景丹櫟陽侯字孫卿 蓋延安平侯字巨卿 銚期安成侯字次況 耿純東光侯字伯山 臧宮郎陵侯字君翁 馬武楊虛侯字子張 劉隆慎侯字元伯 馬成全椒侯字君遷 王梁阜城侯字君巖 陳俊祝阿侯字子昭 杜茂參蘧侯字諸公 傳俊昆陽侯字子衛 堅鐔合肥侯字子伋 王霸淮陽侯字元伯 任光阿陵侯字伯卿 李忠中水侯字仲都 萬修槐里侯字君遊 邳彤靈壽侯字偉君 劉植昌成侯字伯先 明帝圖畫於南宮雲臺又益四人 王常山桑侯字顏卿 李通固始侯字次元 竇融安豐侯字周公 卓茂宣德

侯作褒德字子康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宋夏文莊公集光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論　炎漢中興龍飛白水戎車四征英雄競起或奮身於行伍之下或効用於義旗之始盪平寇難克復洪業功書旂常寵列茅土永平之際圖形於南宮雲臺者二十有八人焉鄧禹授西討之畧拳彭建南征之効吳漢勇擊有謀隱若敵國之勢賈復方直多計而少方面之勲寇恂之居河內馮異之守洛陽輸輓折衝並茂能績若陳俊定太山而破張步耿弇走延岑而扳臨淄王霸之頻識兵事祭遵之選用儒雅任光迎車駕而展用馬成築亭障而底績杜茂之破盧芳朱祐之降秦豐景丹之殘五校邳彤之屠邯鄲耿純之克赤眉銚期之勝青犢馬武之力戰無前蓋延之梯城破敵功效尺寸競為忠良若李忠疏財而受賜臧宮執樸而見親王梁應符而被衮劉植談說而受封堅鐔傳俊之徒劉隆萬修之輩事迹罕著其名不遠然皆一時英勇之士也而有遭會焉夫漢氏之興也高祖因秦之弊提三尺劒而有天下寬令善教以懷民心三七厄會大盜移國民思漢德如涸望雨世祖因民之情崛起南陽諸將攀龍鱗附鳳翼因日月之光仗大順之義故兢有攻城野戰之畧而成中興際會之事若考其隆殺定其等差據其所同而稽其所異度其所起而觀其所立則有先後矣夫德行寵位歸於鄧禹功業之際則又殊焉史氏言之其詳尚矣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多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函谷以西方城以南二將之功寔為大矣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難矣夫言功者莫大於方面居勲貴者莫善於不伐臨事者莫重於義信以是觀之二帥之功可以冠夫四七之列矣雲麓沒抄光武二十八將前史以謂上應列宿求其當於機會者不過九人耳如鄧禹馮異之殄赤眉寇恂之破朱鮪耿弇之戮張步賈復之誅五校岑彭吳漢之平公孫邳彤之守信都此七事一失不可其他臧宮之徒特小才爾元劉將孫養吾集題阜陵御書二十八將傳　阜陵規恢之志豈欲不如建武之中興哉嘗記內禪前日月宰執奏葛王死報慨然太息曰待此機已二十年矣嗚呼以帝之英武憤切練兵經武廿有五年而不能北向一步則生德壽年高有所不欲故也及思陵賓天而帝亦老且倦勤矣豈非一代之恨千古之憾哉此親御翰墨所書二十八將論以賜參政正肅公者記在國史深宮機暇至取范曄所著正書嚴整如此此其志念深矣亦無所發其意而寓之此也河洛依然再見青蓋反覆想像實涕柰何寶祐遺民廬陵劉某拜手稽首焉正肅公之元孫克翁顯其後如此云兼金合璧賦偶韜畧耿貫勲膺鄧吳

當百六之衝而並建洪烈協四七之謀而共成遠圖。繪諸雲臺永播休烈。參之天象上符列星。耿賈洪烈岑馬遠謀。寇鄧吳朱之輩臧劉孟馬之儔。依日月而相彼天德。圖山河而奠茲帝居。日月光依之際風雲感會之初。森羅劒佩之趨環列簪纓之集。由鄧吳以下而休烈孰擬。自邳劉以上而成功莫高。關河響應而周敵我師濟岱鋒連而孰當天仗。數上符於星像名並列於雲臺。應四七宿之祥光而咸克奮庸。復二百年之丕祚而尤焉佐命。盛烈著東都之始勞名標范氏之書。孝安疏封而追美遺烈蔚宗述史而標名盛時。標龍姿之婉而卓爾並隆。視麟閣之名而可爲無怳。著功迹於定山西之日。授方畧於分麾下之時。授西討之方畧恢中興之土宇。賦隔應例宿之旁羅。才猷有耀符炎圖之再造。勲烈尤彰。明章念功象列雲臺之畫。蔚宗揚美名高史軍之書。齊名正觀豈徒逾堙閣之三。比數弘文抑見跨瀛洲之十。事對智勇。志能。二十八將論佐命虎臣圖像雲臺馮翼傳事實功勲。建武之世侯者百人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全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故高爵重祿允答元勲。峻文深憲責成吏職。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高勲耿賈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持進朝諭而已。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後二十八將傳。

三十六將

數類越相國范蠡。齊將孫臏。趙信子

續後漢書西戎大秦國傳其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議國事。

六十四將

君廉頗。秦將王翦。漢相國平陽侯曹參。漢左丞相絳侯周勃。漢前將軍北平太守李廣。漢大司馬冠軍侯霍去病。後漢太傅高密侯鄧禹。後漢左將軍膠東侯賈復。後漢執金吾雍奴侯寇恂。後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後漢太尉槐里侯皇甫嵩。魏征東將軍晉陽侯張遼。蜀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吳偏將軍南郡太守周瑜。吳丞相婁侯陸遜。晉征南大將軍南越侯羊祜。晉撫軍大將軍襄陽侯王濬。

東晉車騎將軍康樂公謝玄。前燕太宰録尚書太原王慕容恪。宋司空武陵公檀道濟。梁太尉永寧郡公王僧辯。北齊尚書右僕射燕郡公慕容紹宗。周大冢宰齊王宇文憲。隋上柱國新義公韓擒虎。隋柱國太平公史萬歲。唐右武侯大將軍鄂國公尉遲敬德。唐右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唐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公張仁亶。唐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中山公王晙。唐夏官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朔方大總管王孝傑。齊相管仲。齊安平君田單。趙馬服君趙奢。趙武安君李牧。漢梁王彭越。漢太尉條侯周亞夫。漢大將軍長平侯衛青。漢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後漢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太尉新豐侯陰頡。魏太尉鄧艾。蜀車騎將軍西鄉侯張飛。吳武威將軍南郡太守孱陵侯呂蒙。吳大司馬荊州牧陸抗。晉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晉太尉長沙公陶侃。前秦丞相王猛。後漢太尉北平王長孫嵩。宋征虜將軍王鎮惡。陳司空南平公吳明徹。北齊右丞相咸陽公斛律光。周太傅大宗伯燕國公于謹。周右僕射鄖國公韋孝寬。隋司空尚書令越國公楊素。隋右武侯大將軍宋國公賀若弼。唐司空河間郡王孝恭。唐禮部尚書聞喜公裴行儉。唐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郭元振。唐朔方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張齊丘。唐太尉中書令尚父汾陽郡王郭子儀。唐史曰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留侯配。仲春仲秋上戊祭之牲樂之制如文宣出師命將發引日辭于廟。仍以古名將十人為十哲配享上元元年尊太公為武成王為十哲象坐侍。秦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唐尚書右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列于左。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西河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列于右。為十哲。建中三年禮儀使顏真卿奏。治武成王廟請春秋釋奠。詔史館考定可配享者。列于古今名將凡六十四人圖形焉。

百將

數類 周齊太公呂尚東海人周文王師尚父。吳孫子武齊人為吳王闔閭將。越范蠡越人為越王勾踐上將軍。齊孫臏武之後為齊齊王師。齊田穰苴為大司馬因號曰司馬穰苴。魏吳起衛人為魏武侯西河守。秦白起郿上人為秦武安君。秦王翦頻陽人為始皇將子賁孫離。燕樂毅魏人為燕昌國君。趙李牧為趙大將軍武安君。趙趙奢為趙將封馬服君子括。趙廉頗為趙相封信平君。齊田單為齊安平君。漢張良韓人封留侯。漢韓信淮陰人封淮陰侯。漢周亞夫絳侯勃子文帝封亞夫條侯。漢李廣隴西成紀人匈奴號漢飛將軍。漢衛青字仲卿為大將軍封長平侯。漢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封冠軍侯。漢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為後將軍。漢陳湯字子公瑕丘人。漢馮奉世字子明上黨人為左將軍。後漢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高密侯。後漢寇恂字子翼為潁川太守雍奴侯。後漢馮異字公孫為陽夏侯號大

樹將軍。後漢岑彭字君然為征南大將軍舞陰侯。後漢賈復字君文為執金吾冠軍侯。後漢吳漢字子顏為大司馬廣平侯。後漢耿弇字伯昭封好畤侯。後漢耿恭字伯宗為騎都尉。後漢王霸字元伯封富波侯。後漢臧宮字君翁為廣漢太守朗陵侯。後漢祭遵字弟孫征虜將軍潁陽侯。後漢馬援字文淵為伏波將軍新息侯。後漢班超字仲升為射聲校尉定遠侯。後漢虞詡字升卿為尚書令。後漢皇甫規字威明為中山太守度遼將軍。後漢張奐字然明為太司農。後漢段熲字紀明為太尉都鄉侯。後漢皇甫嵩字義真為冀州牧槐里侯。後漢朱儁字公偉為右車騎將軍錢塘侯。魏張遼字文遠為征東將軍。魏張郃字儁義為征西車騎將軍。魏徐晃字公明。魏李典字曼成。魏鄧艾字士載為大尉。魏司馬懿字仲達晉國建追尊宣王。蜀諸葛亮字孔明為丞相忠武侯。蜀關羽字雲長為前將軍。蜀張飛字益德為右將軍。吳周瑜字公瑾偏將軍南郡太守。吳呂蒙字子明南郡太守孱陵侯。吳陸遜字伯言輔國將軍荊州牧。吳陸抗字幼節大司馬荊州牧。晉羊祜字叔子為太傅。晉杜預字元凱為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晉王濬字士治為龍驤將軍。晉馬隆字孝興為東羌校尉。晉周訪字士達南中郎將梁州刺史。晉陶侃字士行為荊州刺史。晉謝玄字幼度建武將軍都督徐兗等七州。燕慕容恪字元恭封大原王。秦王猛字景畧為丞相。宋檀道濟為征南大將軍。宋王鎮惡征虜將軍安西司馬。梁韋叡字懷文為車騎將軍。梁王僧辯字君才征東將軍宜豐侯。陳吳明徹字通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魏崔浩字伯深。魏長孫晟字季晟。魏于謹柱國大將軍。齊斛律光字明月鉅鹿公右丞相。周字文憲上柱國齊王。周韋孝寬名叔裕上柱國。隋楊素字處道為尚書令。隋韓擒虎字子通上柱國。隋賀若弼字輔伯為上柱國。

隋史萬歲。唐李孝恭河間王。唐李靖字藥師衛國公。唐尉遲敬德名恭鄂國公。唐李勣字懋功英國公。唐蘇定方名列邢國公。唐薛仁貴。唐裴行儉。唐唐休璟宋國公。唐張仁愿韓國公。唐王晙中山郡公。唐郭元振名震朔方總管代國公。唐李嗣業號為神通大將封虢國公。唐李光弼臨淮郡王。唐郭子儀字子儀尚父汾陽王。唐李抱真字太元洺路節度。唐李晟字良器西平郡王。唐李愬字元直為同平章事帥魏博。唐馬燧字洵美北平郡王。唐軍城咸寧郡王。唐王忠嗣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梁劉鄩都押牙。周劉詞字好

謙永興軍節度使十七史百將傳東光張預集進臣謹昧死言臣常讀杜牧註孫子序至其所謂盤中走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圜直繫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丸不能出於盤也臣始謂此言非至論及觀歷代史書上下千餘載間將兵者所以成所以敗莫不與武之書相符契由是乃以牧之言為信然臣因擇古之所謂良將者得百人以其傳集成一書分為十卷以太公為首而其次皆以年代題曰百將傳凡史辭泛漫而不切於兵者一刪去之或非兵畧而可以資人之智慮者間亦存焉雖期便於觀閱然亦全其始末傳取數事先以孫子兵法題其後次以行事合之以參校其得失學者觀此不獨簡而易習明而易曉抑亦知孫子之書不為空言而古之賢將所以成立功名者豈無法哉臣編此書數年而後成雖不足以補陛下教育武士之道然臣惓惓之誠勤亦至矣惟陛下赦其狂妄之死臣謹昧死上進

百人之將

諸葛武侯將苑夙興夜寐言語察察此百人之將宋歐陽公集論軍中選將劄子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同者每百人專為一隊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隊將此一人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為百人之將可也

千人之將

諸葛武侯將苑直而有慮勇而能鬬此千人之將歐陽公集論軍中選將劄子凡求將之法每百人團為一隊較其伎勇必有一人得之以為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千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裨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為千人之將可也

萬人之將

諸葛武侯將苑外貌茫茫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悉骨委書塞下言論莽熱論泣熱皆萬人將歐陽公集論軍中選將劄子凡求將之法每百人團為一隊較其伎勇一人為隊將合十隊之將而又教之較其伎勇一人為裨將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為勝矣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知謀之佐以輔之以為萬人之將可也

十萬人之將

諸葛武侯將苑近賢進能日慎一日諸信寬大閑於治亂此十萬人之將宋秦觀淮海集將帥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

一軍之將

宋秦觀淮海集將帥篇出奇制勝無

一國之將

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輙破擊輙服此有智之士乃一國之將也

天下之將

孫子比事趙孝成王問為將之道於荀卿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亟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諸葛武侯將苑隱隱紛紛隣國皆知上曉夫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雄不可敵也吳元獻公類要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言天下莫及之將也戰如守不五步乃止務越逐也書曰不憊十步五步乃止齊馬有功如幸不務驕矜秦少遊集將帥篇福於己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為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

善將將

西漢書韓信傳漢高祖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耳上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武經七書李衛公問對大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李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責以吏事光武善於將將乎李靖曰光武獨能推赤心用柔道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此論將將之道於光武得之宋章忠恪公集李衛公論將將問李衛公有唐名將其戡亂定難見於事功其商較兵法見於問對簡冊所傳風績如在蓋嘗考其論議取舍之際不無可疑者如西漢之興高祖奮布衣除秦項當對履軍搴旗之將受任則裂土分封跋扈則執辱葅醢可謂善馭豪傑矣而獨以為非將將之君世祖籍思漢之民秉新室之弊王業既定佐命武力之士英姿茂績悉委不用可謂遇功臣薄矣而獨以為得將將之道謝康樂以江左新合之衆抗符秦乘勝之師遂北淝水真一時擒之霍邑似一對幸勝者而獨譽之以為奇兵則其平日論議者如此至於因唐儉以擊突厥而不免當時死間之嫌黜李勣以佐太子而不免謫

附武氏之禍則其行事取舍者如此夫由前而言則料人為未工由後而言則審已為已拙衛公名臣也信史稱其臨機果料敵明忠智根于心其果若是乎不然將有謂也諸君讀其書論其世知其人矣顧究明之

遂無善將

新唐書吐蕃傳吐蕃入寇帝既儒人無遠畧見諸將數敗乃博咨近臣求所以禦之之術帝曰朕未始擐甲履軍往者滅高麗百濟比歲用師中國騷然朕至今悔之今吐蕃內侵盍為我謀中書舍人劉禕之等具對須家給人足可擊也或言賊險黠不可與和或言營田嚴守為便惟中書侍郎薛元超謂縱敵生患不如料兵擊之帝顧黃門侍郎來恒曰自李勣亡遂無善將恒即言向洮河兵足以制敵但諸將不用命故無功帝殊不悟因罷議

注意將

西漢書陸賈傳賈謂陳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伊周之將

識遺伊呂周公之將　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蓋兵家多尚詐力絕人命以快貪殘所以道家忌之孫吳商白韓彭輩身戮族夷且不終世然伊呂周公亦嘗為將子孫有國與商周等則其用兵在救亂除害也秦隋曹馬南北五季皆是遂其篡奪卒不永祚湯武漢唐有宋例傳祚數百亦其取天下為民除殘也此可是兵非美事用非得已宜其為幽冥所忌

將門有將

史記任安傳安與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劒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問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

二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南史王鎮惡傳宋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為臨澧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以署前部賊曹野客叢書田文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其言起此後曹植疏亦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南北史引虞甚多如李彪引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此皆兼二者言也獨引一句者如梁武帝曰陳可謂相門有相矣宋武帝謂王鎮惡曰可謂將門有將皆是祖田文之語爾而續常談獨推王訓王鎮惡二事以證將門有將相門有相之所自是又未知田文曹植之所說北史楊玄感傳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尚書段文振以白帝帝嘉之謂曰將門有將故不虛也五代史後晉高祖紀天祐十二年莊宗併有河北之地開府於鄴梁遣上將劉鄩以兵五萬營於莘十三年二月鄩引兵突至清平薄於城下莊宗至自甘陵兵未陣多為鄩所掩帝領十餘騎橫槊深入東西馳突無敢當者卒全部五而旋莊宗壯之拊其背曰將門出將言不謬爾因頒以器帛復親為啗酥當時以為異恩由是知名

相門出將

鐵圍山叢談魯公久位公台亦患才難經綸者未盡善常曰相門出將我閥人多矣罔敢不力

山西出將

儒學警悟周之農政魯之禮樂遂冠萬世則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何怪哉汪藻浮溪集畫繡堂記自古人物與山川相為輕重崧嶽生甫申淇奧生衛公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此人物以山川而重也楊誠齋集兵論云臣嘗受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為隴西諸郡道近羌胡民習戰備故風聲氣俗高尚武勇此說得之

入相出將

唐新纂李程狀頭及第累歷清途主文柄出將入相著唐末國史補李固言亦狀首及第後出將入相四子皆至郡牧

重侯累將

西漢書王商史丹傳喜傳贊曰自宣元城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詳本傳

葵地出將

邵氏聞見錄陳希夷為种明逸卜葬地於豹林谷不定穴既葬希夷言地固佳安穴稍近後世世當出名將明逸無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為將帥有聲

師少稱將

公羊傳魯隱公五年秋衛師入郕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其率師將尊師少稱將何休

註少者不滿一千五百人也

不受命將 韓流澗泉日記荀卿子與臨武君論為將遇敵衛孫良夫伐廧咎如是也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

真神將 五代史後梁寇彥卿傳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同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及圍鳳翔以彥卿為都排陣使彥卿乘烏馳突陣前太祖目之曰真神將也金史蒲察世傑傳世傑為人多力嘗擐甲佩刀腰箭百隻持搶躍馬往來軍中敵人見而異之曰真神將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八　十八漾

將

天生神將 宋史外國傳夏國主弟察哥見劉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常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

號為神將 續通鑑長編景祐三年高繼勳性謙謹有機畧善撫馭士卒臨戰輒勝在蜀有威名號神將

國之神將 馬明史實賓錄唐常衮為馬璘神道碑曰以忠才而親重有絳侯之遇也以簡質而倚愛有吳漢之信也所謂國之神將朝之藎臣

神通大將 新唐書李嗣業傳嗣業授右威衛將軍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跳盪先鋒加持進虜號神通大將

干城之將 孔叢子子思居衛言苟變於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

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枿良工不棄何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焉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君再拜謹受教矣

二將協將

資治通鑑周世宗紀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從容燕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俱為將帥奚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乃解衆心亦安宋許應龍東澗集真宗朝平契丹其將李繼隆馬知節高瓊契丹既請和召宰相樞密宴於行宮時李繼隆石保吉預焉保吉曰臣荷驅策俾逼戎寇雖動遵聖畧然布陣使人皆繼隆指畫繼隆曰契丹敗戮皆出宸謀然分憂用心躬率將士不如保吉上曰將士如此協和共圖勛業軍旅之事朕復何憂以巨觴賜之　高宗朝劉光世韓世忠朝辭上曰有告朕光世與世中有小嫌何足校縱有睚眦今日朕為之宜釋感泣再拜

捕盜將

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初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闊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討平之

密捕亂將

聖賢言行故事宋蘇頌字子容守杭州一日燕有美堂堂名有美聞將兵結集謀害官吏郡人喧傳恐懼不安公談笑自如自如謂如平常之時不為變動也密喻兵官示其意於領兵者捕首領十數輩捕收獲也械遂獄中械桎梏其手足也逮夜宴散逮及也而坐客莫之知也

斬持節將

西漢書衛青傳元朔六年青出定襄擊匈奴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於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因建詣行在所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新唐書崔光遠傳光遠為魏州節度使初郭子儀與賊戰汲郡光遠裁率汴師千人援之不甚力及守魏使將軍李處崟拒賊子儀不救戰不勝奔還賊因傳城下詭呼曰處崟召我而不出何也光遠信之斬處崟處崟善戰衆倚以為重及死人益危魏城經

袁知泰能元皓等完築牢甚光遠不能守夜潰圍出奔京師帝赦其罪拜太子少保太平御覽雀豹古今興服注曰得賜黃鉞則斬持節將太平廣記卭黎之間有淺蠻馬世襲王號曰劉王楊王郝王歲支西川衣賜三千分俾其偵雲南動靜雲南亦資其覘成都盈虛持兩端而求利也每元戎下車即率界上酋長諸府庭號曰參元戎上聞自謂威惠所致其未參間潛禀於都押衙且俟可否或元戎慰撫大將間稍至乖方即教其紛紜時帥臣多是文儒不欲生事以是都押賴之亦要姑息蠻蜑憑凌若無亭障抑此之由也王建始鎮蜀絕其舊賜斬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卭峽之南不立一堠不戍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命大將許存征蠻爲三王洩漏軍機於是召三王而斬之時號英斷也昔日三王之患非不知也時不利也故曰有非常之功許公之謂也先是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經過成都曉五天胡語通大小乘經律論以此天竺與雲南接境欲假途而還爲蜀察事者識之繫於成都府具得所記朝廷次第文字蓋曾入內道場也是知外國來廷者安和非姧細乎出北夢瑣言

斬通賊

新唐書張巡傳巡拜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至德二載祿山死巡以賊合兵攻睢陽乃勵士固守時太守許遠將李滔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曰秀榮潛與通或以告遠曰宸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尹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

斬都將

通鑑紀事本末僖宗中和三年春三月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愍爲廬州刺史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累百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郎幼復連使出戍於外行愍過辭都將以甘言悅之問其所須行愍曰正須汝頭耳遂起斬之

拔城斬將

新唐書楊行密傳行密封弘農郡王帝惡武昌節度使杜洪與朱全忠合手詔授行密江南諸道行營都統討洪汴將朱友恭聶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戰泗州金敗瞿章守黃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柵行密遣將馬珣以樓舡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得前友恭鑿崖開道以強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拔其壁

違令斬將

尉繚子武議篇曰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矣非吾令也斬之

救斬二將

趙希循會心錄章丞相得象世家泉州高祖仔事閩爲建

州刺史遂居浦城其夫人練氏有智識仔嘗出兵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救之得免二將後仕南唐為將攻破建州時仔已死矣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并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屠城夫人植旗于門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及其金帛棄旗弗受曰若幸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不屠城

怒斬守將

齊東野語杜充之駐建康也岳飛軍立硬寨于宜興命親將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密諭親將選精銳具餱糧潛為策應之備未幾飛軍還即入教場呼問之曰汝欲何為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戰之士以備策應此男女孝順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動搖是無師律也立命責短狀將大懼祈哀吐實謂此非某所自為蓋夫人亦曾有命耳飛愈怒竟斬之

追斬金將

宋史牛皐傳為神武後軍中都統領時偽齊驅甲騎五千薄廬州皐遥謂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為見犯衆皆愕然不職而潰岳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相半斬其副都統及千戶五人百戶數十人軍聲大振廬州遂平

矯詔誅將

唐書杜黃裳傳郭子儀悉河中兵來邊召翃為河中少尹領節度後務悍將凌正數干法不逞約其徒夜斬關逐翃翃覺之陰亂漏刻以差其期衆驚不敢發俄禽正誅之一軍惕息

請誅大將

新唐書王滋傳乾寧三年滋領侍衛諸軍是時誅王行瑜而李茂貞願以兵入覲詔滋與諸王分統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天子將狩太原韓建道迎之留次華州建畏王等有兵遣人上急變告諸王欲殺建脅帝幸何中帝驚召建諭之稱疾不肯入敕滋與睦王濟王韶王彭王韓王沂王陳王謁建自解建留軍中奏言中外異體臣不可以私見又言晉八王擅權卒敗天下請歸十六宅悉罷所領兵帝不許建以兵環行在請誅大將李筠帝懼斬筠以謝建盡逐衛兵自是天子孤弱矣

諸叛納將

新唐書楊朝晟傳朝晟為御史中丞時吐蕃寇邊游瓌自將守寧州而御士寬軍驕及張獻甫來代軍遂亂朝晟逃於郊衆脅監軍請以范希朝為節度使希朝時已在京師明日朝晟出給衆曰

予來賀所請之當也衆稍定朝晟結諸將謀誅首惡者居三日給遣人自邠來曰前請報籙張公已舍邠矣反者皆當死吾不顧盡誅也第取首惡者衆所讙抃斬二百餘人獻甫遂入于軍帝以希朝爲節度副使而朝晟加御史大夫

請誅二將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長興三年吳越內牙指揮使富陽劉仁杞及陸仁章久用事仁章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爲衆所惡一日諸將共詣府門請誅之元瓘使從子仁俊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爲汝主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爲衢州刺史仁杞爲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請誅驕將

宋史楊昭儉傳時驕將張彥澤鎮涇原暴殺從事張式朝廷不加罪昭儉上疏曰陛下臨御以來寬仁大甚徒置兩司殆如虛器遂令節使慢侮朝章屠害幕吏始訴寃於丹闕反執送於本藩苟安跋扈之心莫恤抑寃之苦願回睿斷誅彥澤以謝軍吏由是權臣忌之

議誅奔將

資治通鑑後周紀顯德元年三月周師與北漢兵交戰周右軍將樊愛能何徽引兵先遁及聞周兵大捷與士卒復還帝欲誅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卧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受能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受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遂并誅之而給櫬車歸葬自是將卒知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五代史補世宗之征東也蹕以高平劉崇兼契丹之衆來迎戰時帥多持兩端王不利親軍帥樊愛能等各退衂世宗赫怒躍馬入陣引五十人直衝崇之牙帳崇方張樂飲酒以示閒暇及其奄至莫不驚駭失次世宗因以奮擊遂敗之追奔於城下凱旋駐蹕潞州且欲出其不意以誅退衂者乃置酒高會指樊愛能等數人責之曰汝輈皆累朝宿將非不能用兵者也然退衂者無他誠欲將寡人作物貨賣與劉崇耳不然何寡人親戰而劉崇始敗耶如此即卿等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宜其屈膝引頸以待斧誅言訖命壯士擒出皆斬之至於立功之士亦於是日行賞自行伍拔出爲軍廂主者甚衆其恩威並著皆此類也初劉崇求援於契丹得騎數千及覩世宗兵少悔之曰吾觀周帥易與耳契丹之衆宜勿用但以本

軍攻戰自當萬全如此則不惟破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一舉而有兩利兵之機也諸將以為然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不煩足下餘刃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洎世宗之入陣也三軍皆賈勇爭進莫不一當百契丹望而異之故不救而崇敗論者曰世宗患諸侯之難制也久矣思欲誅之未有其釁高平之役可謂天假故其斬決而無貸焉自是姑息之政不行朝廷始尊大自非英主其孰能如是哉

兆景迂集 斬將　斬將斬誰將今多樊愛能庶幾威國俗聊可警邊僧南唐邊鎬為帥無紀律晚年人稱為邊和尚縛虎何堪責騎猪尚不勝將軍如自治盜寇有先登

請刑將帥

道學名臣言行錄 淵聖嗣位楊仲立乞對曰上皇引咎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叙遷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而大臣首為竄亡自全之計陛下何賴焉乞正典刑童貫為三路總帥虜人侵彊棄軍而歸置而不問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提舉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

諫殺二將

資治通鑑 高宗儀鳳元年大理奏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左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罪當除名上特命殺之狄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上作色令出仁傑曰犯言直諫自古以為難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

紿卒殺將

新唐書 宗室傳李國貞乾元中由長安令遷河南尹史思明寇東都李光弼壁河陽國貞率官吏西走陝數月召為京兆尹上元初拜劒南節度使尋加晉絳慈隰沁等州觀察處置使既至糧乏而所儲陳腐民貧不悉遽欲上書以聞而軍中讙謗突將王振東衆怨紿曰具畚鍤以待役事衆皆怒夜燒牙門左右奔告請避之國貞曰吾被命為將其可棄城乎固請乃逃獄中振引衆刼取之置食其前曰食是而後其力可乎國貞曰與爾等方討賊何事役為正緣儲食腐儉已請諸朝吾何所負衆服其言且引去振曰都統不死吾曹殆矣遂害之并殺其二子及三大將有詔以郭子儀代之子儀至振自謂且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而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又欲為功乎即斬以徇

夜飲殺將

資治通鑑 昭宗乾寧元年朱全忠遣軍將張從晦慰撫壽州從晦陵侮刺史江彥溫而與諸將夜飲彥溫疑其謀已明日盡殺在席諸將以書謝全忠而自殺軍中推其子從項知軍州事全忠為之腰斬從晦

擅

殺大將

資治通鑑 後唐明宗紀天成元年春正月魏王繼岌將發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憂端安可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塗為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揮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滏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為敕書用蠟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滏陽張礪諸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崇韜總軍政

殺骨鯁將

唐書 藩鎮傳李寶臣字為輔封龍西郡王晚節尤猜忌殺骨鯁將辛忠義等二十餘人籍入其貲

枉殺大將

宋史 何鑄傳鑄拜御史中丞先是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檜惡其異己欲除之脅飛故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先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萬俟卨飛死獄中子雲斬於市

追殺名將

山居新話 刺刺拔都兒乃太平王將佐後至元年殺唐其勢大夫于宮中外未之覺也因其餘黨皆在上都東門之外伯顏太師慮其生變親領三百餘騎往除之刺刺望見塵起疑有不測乃入帳房中取手刀弓箭帶之上馬遇諸途短兵相接而以其手刀揮之將近伯顏太師之馬而刀頭忽自墜地遂逃以北追回殺之且刺刺名將也豈有折刀之說後詢其故乃半月前此刀曾墜地而折家人懼其怒虛裝於鞘中事非偶然豈人力可致

杖死郎將

資治通鑑 唐玄宗天寶六載初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猗氏人封常清少孤貧細瘦顴目一足偏短求為仙芝傔不納常清曰候仙芝出入不離其門凡數十日仙芝不得已留之會達奚部叛夫蒙靈詧使仙芝追之斬獲畧盡常清私作捷書以示仙芝皆仙芝心所欲言者由是一府奇之仙芝為節度使即署常清判官仙芝出征常為留後仙芝乳母子鄭德詮為郎將仙芝遇之如兄弟使典家事威行軍中常清嘗出

德詮自後走馬突之而過常清至使院使召德詮每過一門輒闔之既至常清離席謂曰常清本出寒微郎將所知今日中丞命為留後郎將何得於衆中相陵突因叱之曰郎將須斃死以肅軍政遂杖之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及因以狀白仙芝仙芝覽之驚曰已死耶及見常清遂不復言常清亦不之謝軍中畏之惕息

杖殺小將

續世說憲宗時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令非特慢臣也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當奏上無以罪之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杖殺軍將

玉泉子聞見錄李公石在中書京兆尹薛元賞秉公慷慨直道第先是百僚將至宰相宅前駐不復呵矣元賞既下馬也石未知之方在廳所若與人訟競者元賞問馬左右對云軍中軍將元賞即排闥而進曰相公朝廷重臣天子所委任四夷八蠻朝貢以時陰陽克序百姓以安百執事叶以輔佐無敢乖僭昇絀賢不肖功賞罪罰皆相公之任也固不輕且重矣安有軍中一將而敢無禮失貴賤之序紀綱之紊恒必由之苟朝廷而然猶望相公整頓頹壞豈有其源穿鑿自相公始得無痛哉即拂衣疾趨而去既上馬顧謂左右曰適無禮軍可擒於馬下橋祗候元賞叱至則袒脅跽之矣時中尉仇士良威權燻灼中外其儕類已有訴之者宦官連聲傳士良命曰中尉屈大尹元賞不答曰有少公事當以繼至即命杖之竟斃於木下士良大怒元賞乃衣白衫請見士良士良出曰憨措大軍中大將可杖殺乎元賞即具言所以無禮狀且曰宰相大臣也中尉大臣也彼豈可以無禮於彼乎國家之法中尉所宜保守一旦壞之顧不惜乎其已衣白衫惟中尉命士良以既殺其將也無可奈何即命左右取酒歡飲而罷

問殺計將

馬令南唐書臧國傳馬敦用高郁策而楚以強荊南高季昌聞之嘗使謀者間敦敦不聽及敦子羲聲用事諜云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為亡馬氏者必郁也羲聲素愚以為然遽奪郁兵職矯敦令殺之明日吏以狀白敦拊膺大哭曰吾耄荒如此而殺吾勳舊敦語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敦卒

請赦降將

通鑑紀事本末 初契丹降將李楷固駱務整者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並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請赦之所親皆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為身謀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為左鈐衛將軍務整為右武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不殺降將

新唐書李愬傳 愬得賊健將李祐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為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為不殺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邪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鳴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

殺朝鮮將

西漢書朝鮮傳 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臨浿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設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

述律后殺將

資治通鑑 後唐明宗紀天成元年秋七月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失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射虜大將

江少虞類苑 王吉嘗從都監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卒遇虜數萬騎中貴人惶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得死何不且令王吉與虜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人曰貴人有不虞當盡斬若屬因將所部先登射殺虜大將虜衆大潰衆軍乘之虜墜崖死者萬餘人

請追賊將

資治通鑑 唐肅宗至德二載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與賊戰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賊大潰餘衆走入城追夜嚚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柰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為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諜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皆已

遁矣

擊擒賊將

新唐書趙犨傳犨為陳州刺史以黃巢入長安屬疏塹實倉庫峙槀薪為守計民有貲者悉內之繕甲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寇項犨擊擒之僖宗嘉其功累遷檢校司空

擒殺降將

五代歐史李金全傳金全為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為唐州刺史金全未至暉南走為從進兵所殺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貲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為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為安遠軍節度使

堂上擒將

戰國策蘇秦說齊閔王曰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所謂叱之堂上擒將戶內扳賊於樽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舞矟擒將

五代歐史後唐李存孝傳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還李讜攻李罕之于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為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圍大原沙陀將無宄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未宄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鬬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矟擒之李讜敗走

生擒大將

舊唐書巢王元吉傳武德四年太宗征竇建德留元吉與屈突通圍王世充於東都世充出兵拒戰元吉設伏擊破之斬首八百級生擒其大將樂仁昉甲士千餘人

通鑑昭宗天復元年十月先是李神福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至是神福獲杭俘使出入卧內神福謂諸將曰杭兵尚強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暮遣羸兵先行神福為殿使行營都尉呂師造伏兵青山下全武素輕神福出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

不為敗將

資治通鑑唐宗宗大中四年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藺真將兵於溪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軍於白土嶺婢婢遣其將尚鐸羅榻藏將兵據臨蕃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籛子燭盧肇力將兵據麓牛峽以拒之肇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衆必潰籛子不從肇力曰吾寧為不用之人不為

縱俘擒將

資治

敗軍之將稱疾歸鄴州罷子逆戰敗死婢婢糧之留柘跋懷光守鄴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恐熱聞婢婢棄鄴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聞懷光守鄴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殺其丁壯劓則其羸老及婦人以槊貫嬰兒為戲焚其室廬五千間赤地殆盡

諭降叛將

資治通鑑唐德宗建中元年邵州賊帥王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杲使城武崗以埠西原蠻京杲貪暴國良家富以死罪加之國良懼據縣叛與西原蠻合聚衆千人侵掠州縣瀕湖千里咸被其害詔荆黔洪柱諸道令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及曹王皐為湖南觀察使日驅疲甿誅反非策之得者也乃遣國良書言將軍非敢為逆欲救死耳我與將軍俱為辛京杲所搆我已蒙聖朝湔洗何心復加兵刃於將軍乎將軍遇我不速降後悔無及國良具喜具懼遣使乞降猶疑未決皐乃假為使者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鞭其門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舉軍大驚國良趨出迎拜請罪皐執其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衆使還農詔赦國良罪賜名惟新

宥縱叛將

資治通鑑唐貞元元年李泌將至陝叛將達奚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日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側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勻汝餘生汝為我賫版帶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它也

論討叛將

資治通鑑唐貞元十一年先是韋皐聞諸軍討吳少誠無功上言請以渾瑊賈躭為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去荆楚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盈惡稔為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

討誅叛將

資治通鑑唐憲宗元和元年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為夏綏節度使惠琳傳首京師　唐憲宗元和二年李錡既反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綏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光進本出河曲步落稽兄弟在河東軍皆以勇敢聞辛巳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

馬使張子良李奉仲由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土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城吾輩何為隨之族滅豈若去逆效順轉禍為福乎衆曰許諾即夜趨城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足匿樓下親將李鈞引挽彊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裹之以幕縋於城下械送京師挽彊蕃落爭自殺尸相枕籍　唐元和九年吳少陽死元濟匿喪拒命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丘以備之勞費不可支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元濟不迎勅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冊府元龜韓約為安南都護文宗太和二年峯州刺史王升朝背叛約發兵二千人討逐收峯州升朝及所結聚徒黨並各處置。

擒獻叛將

新唐書劉知謙傳知謙子隱為封州刺史嗣薛王知柔伐領節度未至而牙將盧琚叛隱率兵奉迎知柔直趨廣州禽琚獻之於是知柔以聞昭宗拜隱本軍行軍司馬。

不誅叛將

馬令南唐書義養傳徐溫遣招討使李濤攻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敗被執溫聞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為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之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毗陵溫戰于無錫筠感溫前言臨陣奔歸遂敗越兵。

料降賊將

資治通鑑唐肅宗乾元二年史思明引兵攻河陽見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顒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却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切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顒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怡怡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顒日越然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顒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顒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腹心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

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放降將

陸游南唐書建隆元年春正月大宋太祖皇帝受周禪放江南降將三十四人來歸

罵降將

宋史本紀理宗寶祐二年六月利州王佐堅守狐壘降將南永忠以兵薄城下佐罵之永忠流涕而退

不可為將

戰國策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詔奬諭佐官一秩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將也

豎子能為將

史記陳豨傳漢高祖七年豨反上自往至邯鄲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乎對曰有見四人四人調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弟皆曰善

程李

為將

兩漢蒙求李廣傳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

志好為將

續後漢書曹彰傳操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志彰曰好為將操曰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當必行罰必信操大笑

長當為將

太平廣記王粲謂子翁奴曰汝長大當為將應曰仲尼三尺意羞言伯道況承大人嚴訓敢措意所刺乎

異日為將

太平廣記唐杜羔子中立少年時贍於財產他無所采取其與游徒利於酒炙其實篾視之也一日同送迎於城外客有善相者歷觀諸賓侶獨指中立曰此子異日當

為將矣一坐大笑中立後尚貞原公主竟為滄州節度初李琢之出鎮旗竿道折乃鑊殺其執旗者中立在道亦然杖之二十琢竟無患而中立卒焉豈殺之可以應其禍出王泉子

待此人為將 唐語林裴晉公度少時羈寓洛中嘗乘驢入皇城上天津橋時淮西用兵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傍橋住立相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法正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携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既歸其僕白之裴曰見我龍鍾相戲爾其秋東府卿薦明年登第及為相請討伐淮西遂平後守洛時對客每話天津橋老人事

自求為將 新唐書李愬傳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為隋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政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

擁旄為將 唐李衛公集授王宰制王宰結髮從軍擁旄為將一劍橫陣萬竿皆全

擢守者為將 新唐書呂元膺傳元膺渾州東平人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君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為大將入拜尚書左丞度支使

母表子為將 資治通鑑周世宗紀唐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至是有言克宏之不遷官者唐主以為撫州刺史克宏請効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唐主乃以克宏為右武衛將軍使將兵

尊之為將 尚意譬喻論策視上為貴賤章尊之則為將

置酒宴將 五代薛史後唐郭崇韜傳莊宗御嘉慶殿置酒宴西征諸將舉酒屬崇韜曰繼岌未習軍政卿久從吾戰伐西面之事屬之於卿軍發入大散關崇韜以馬箠指山險謂魏王曰朝廷興師十萬已入此中倘不成功安有歸路今岐下飛輓才支旬日必須先取鳳州散其貯積方濟吾事乃令李嚴康延孝先馳書檄以諭偽鳳州節度使王承捷及大軍至承捷果以城降得兵八千軍儲四十萬

飲酒結將 南軒語錄先生久止酒及鎮江陵欲結諸將心始與同飲酒酣謂之曰吾人須與朝廷辦些事

西督諸

將 五代歐史 後周本紀乾祐元年河東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郭謹義常思等分討之拜郭威中書門下平章事西督諸將威居軍中延見賓客及臨陣行營幅巾短褐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悉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懽樂

典護諸將 荀紀漢王得陳平為都尉令典護諸將皆怒曰大王一旦得楚之亡卒乃令監護長者王益任之

卧護諸將 晉書羊祜傳祜扶疾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

名冠諸將 相臺志度岳延代人也恭慎修謹善處危難之間道武嘉之與王建等俱為外朝大人參預軍國謀畧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

功讓諸將 資治通鑑昭宗天復二年十二月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劉隱發兵擊走之秉勝進圍韶州光稠自處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大破隱于城南隱奔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

偽下諸將 馬令南唐書義養傳徐溫初秉楊氏政宣州節度使李遇心尤不平溫乃遣徐玠使越而道過宣州因說遇入覲遇初許之玠秉酒曰君言入謁是良圖也不爾則為反矣遇怒曰君言遇反且殺景王者誰也溫乃使柴再用族遇於宣州行密舊將人人自疑溫因偽不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

功冠諸將 陸游南唐書朱匡業傳匡業父延壽從吳武王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行營招討馬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討敬誅堅謂閩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再譬之不得已而行及平建州敬誅功冠諸將然以功推王建封無各邑拜得賜分諸將 宋歐陽公集資政殿學士范文正公神道碑銘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

無以陣圖授將 宋歐陽公集觀文殿大學士晏公神道碑銘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及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援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

禮遇諸將 宋史張栻傳栻徐知江陵府安撫本路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

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士咸感奮

懾服諸將 宋史畢再遇傳再遇為淮東安撫使張健雄恃勇桀驁再遇狀其罪于朝命以軍法戮之諸將懾服

總領諸將 續資治通鑑宋景定元年春三月夏貴總領舟師五奏捷及新生洲之捷命夏貴總領諸將貴資精悍能夜視工刼寨累有戰功軍中謂之夏爺爺少時以罪刺雙旗故又謂之夏旗兒理宗嘗圖其形觀之

身先諸將 金史李成傳成字伯友雄州歸信人為安武軍節度使勇力絕倫能挽弓三百斤在諸將中最勇驁號令甚嚴衆莫敢犯臨陣身先諸將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親視之不持雨具沾濕自如也

諂事貴將 東漢書宗室傳初李軼諂事更始貴將朱鮪等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

殲其貴將 續通鑑長編宋神宗元豐五年上批付李憲等環慶路懷安等鎮寨覘夏國諸監軍司并僧道悉點集期以七月會於胡盧河川欲寇涇原本路廣川平野最為賊馬長驅奔軼之地加之昨行營出塞磨移之捷殲其貴將虜中銜恨最深謀報理或不妄若舉國入寇其大羊之衆不減三二十萬未知本路何以禦之可大勝捷宜傳謀諸將加以帥府方畧前具以聞

射鴟都將 荀子宗室傳魏秦王翰孫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鴟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幹以二箭下雙鴟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為射鴟都將

蠭起之將 史記項羽本紀范增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知兵之將 孫子將智信仁勇嚴也故知兵之將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將者國輔輔周國必強輔隙國必弱太平御覽蔣子萬機論曰知兵之將國之行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後世無逮焉呂望雖知孫武雖曉樂毅雖賢白起雖武夫齊之杙骨吳之麋骸燕之消骼秦之腐肉豈可鋪其糟粕復得生而使之哉固當出我民之最擇其智勇之長者用其術畧也雖有百萬之師臨時吞敵在將

殺妻求將 資治通鑑吳起為魯將齊攻魯起妻齊女魯疑之起就其名乃殺妻明不與齊也

殺妾食兵將 東漢書臧洪傳表紹

攻洪城城中糧盡洪掘鼠煑筋角後無所復食洪殺愛妾以食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

午軍取將

荀子富國篇午軍取其將若撥麴午讀曰午遇也周禮籩人職云朝事之籩其實麴蕡鄭云麴熬麥今河間已北煑種麥賣之名曰麴據鄭之說麴麥之牙蘖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麴如以手撥麴也音豐同

欲刼使將

西漢書吳王濞傳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以故吳相爰盎為太常奉宗廟使吳王吳王弟子德為宗正輔親戚使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刼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

將不省兵

西漢書鼂錯傳錯上言兵事兵法曰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曰省視已

撫髀思將

史記馮唐傳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巨鹿下令吾每飯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撫髀歡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

中山督將

魏書魏中山王英復除使持節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時郢州治中督榮祖潛引蕭衍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衍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懸瓠城民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衍將齊苟仁率衆守懸瓠悅子尚華陽公主主并為所刼詔英使持節都督征南諸軍事出自汝南世宗引英謂之曰婁悅綏御史和銓衡閤於簡授故使郢民引寇關戍外奔義陽孤窘有倒懸之切王國之召虎威名宿震故屈王親總元戎掃清氛穢昔衛霍以匈奴之故居無寧歲今南彊不靖王不得以屢勞為辭也英曰臣才非韓白識闇孫吳徒以宗室之長頻荷推轂之寄規畧淺短失律喪師宜章子反之戮以謝天下陛下慈深念屢愛等鍾牛使臣得同苟伯再生明世誓追孟氏以報復為期關郢微寇何足平殄滅賊方畧已在臣目中願陛下勿慮也

為將畏懦

馬明叟實賓錄梁呂僧珍佐臨川王宏侵魏宏畏懦不進議欲旋師僧珍稱善魏人知其不武遣以巾幗隋末杜伏威兵起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

不知為

將 顏氏家訓勉學篇曰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矟強弓便云我能為將不知明乎天道辯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

慮

囚得將 唐小說大宗慮囚見靖與語固請於高祖免之始以白衣從趙郡王南征靖已漢擒蕭銑蕩一惕越師不留行皆靖之力也

斃其一將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四年三月秦王世民入武牢去竇建德之營三里許建德遊兵遇之以為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於是挾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於是不敢復逼

天運可將 太平廣記唐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惟西賣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常進皆為小勃律所刼上怒欲征之群臣多諫獨李林甫贊成上意且言武臣天運謀勇可將乃命天運將四萬人伐之

將

必勝之將 唐李衛公集賜石雄書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實在謀帥

執獻虜 資治通鑑唐貞元十八年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虜悉衆追之伏發虜衆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乙亥韋臯遣使獻莽熱上赦之

中人為將 新唐書吐突承璀傳憲宗時王承宗叛吐突承璀揣帝銳征討因請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內寺伯宋惟澄曹進玉為館驛使自河南陝河陽惟澄主之京華河中至太原進玉主之又詔內常侍劉國珍馬潮江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於是諫官李鄘許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呂元膺穆質孟簡獨孤郁陸傳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

大帥恐為四方笑帝乃更為招討宣慰使為御通化門慰其行之

離其親將 新唐書王承宗傳憲宗以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昌朝嵩子也與承宗故姻家帝因欲離其親將故命之詔未至承宗馳騎劫而歸因之

藥術干將 資治通鑑唐穆宗紀長慶三年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羇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為牙推

將用法嚴 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肆年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以此詰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

茂元非將才 資治通鑑使王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討使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書生豈將才 資治通鑑唐貞元十三年四月庚午義成節度使李復薨庚辰以陝虢觀察使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方大會聞之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遂自它道潛去南仲果以牒請之不遇得免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

軍士逐將 唐語林武寧節度使康季榮不卹軍士部曲噪而逐之投于嶺外上以直金吾大將軍田牟曾為徐州有政聲開延英召對再命往鎮

馬贖大將 新唐書契丹傳劉守光戍平州契丹以萬騎入守光偽與和張飲具于野伏發禽其大將群胡慟願納馬五千以贖不許欽德輸重賂求之乃與盟十年不敢近邊

安危繫將 資治通鑑後唐莊宗紀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為陛下扞禦北方陛下疑晚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洶洶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

命係於將 宋史田況傳況上疏曰夫三軍之命繫於將帥人之才有大小智有遠近以漢

祖之善將不若淮陰之益辨況庸人乎今徒知大衆可以威敵而不思將帥之材否此禍之大者也

將有機略 五代歐史王晏球傳晏球為將有機畧善撫士卒其擊兗鄆既因敗以為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獎之而已

將有五危 孫武子將有五危必孔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

上命求將 資治通鑑周世宗紀上謀取秦鳳求可將者王溥薦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上命訓與鳳翔節度王景客省使高唐昝居潤偕行

問策於將 馬令南唐書臧國傳馬殷封楚王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汭劉龔等為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教殷尊王仗順外誇隣敵然後退修兵農又諷殷自京師至襄唐鄧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又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筭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要封爵

賊剖將心 宋史忠義傳王大壽為左翼隊將海寇王子清犯圍頭守真德秀遣大壽防遏猝與賊遇奮前控弦斃賊十餘後無援者遂沒賊就俘剖心祭之

將以心為主 金史蒙古綱傳興定元年綱知東平府事遷元帥左監軍久之拜右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奏請移軍於河南詔百官議翰林待制抹撚阿虎德奏曰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為險大河以東平為藩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將為主將以心為主綱既欲棄之決不可使之守矣宜就選將士之願守者擢用之

將帥貪功 容齋隨筆以功名為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斂者也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於老臣者矣既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卬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為將果有壺頭之危李靖為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堪一行既平其國而有高甑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太宗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服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廖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為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

度不求退身竟為德宗册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況其下者乎

將帥當專

容齋續筆周易師卦六三師或輿尸凶九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征凶爻意謂用兵當付一帥苟其儔雜然臨之則凶矣輿尸者衆主也安慶緒既敗遁歸相州肅宗命郭汾陽李臨淮九節度致討以二人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者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步騎六十萬為史思明所挫一戰而潰憲宗討淮西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雖以韓弘為都統而身未嘗至既無統帥至四年不克及裴度一出才數月即成功穆宗討王庭湊朱克融時裴度鎮河東亦為都招討使群帥如李光顏烏重嗣皆當時名將而翰林學士元稹意圖宰相忌度先進與知樞密魏簡相結度每奏畫軍事輒從中沮壞之故屯守踰年竟無成績正元之誅吳少誠元和之征盧從史皆此類也石晉開運中為契丹所攻中國兵力寡弱桑維翰為宰相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雖杜重威李守正張彥澤輩駑材反虜然重威為主將楊城之戰三人者尚能以身徇國大敗彊胡耶律德光棄槖駝奔竄僅而獲免由是觀之大將之權其可不專耶

古將不專兵

識遺上古寓兵於農無事則耕有警則戰侯國之兵各將以命卿大事則會諸侯卿視國大小為員多少故兵不聚而將不專內難亦少春秋晉作三軍某將上軍某將中軍某將下軍於是將始專兵上之人稍失控御末大不舉之患生矣後世惟西漢初制近古兵皆取之郡國賦以丁而不以田每郡設守一人主政尉一人主兵兵隨土宜取之巴蜀三河潁川諸處出材官以材力取隴西天水安定諸處出騎士以騎射取西北輕車東南樓船臨淄弩手荆楚劍客每歲八月郡國會試又隨土宜課之平地習車騎山阻習材官水澤習撰船有事徵諸屯所不適用則守尉貶兵屬天子而將無專權故漢將少跋扈至命將皆出臨時通典調漢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如伏波樓船下瀨等將軍名號咸因事立稱事畢則省雖衛霍高勲退奉朝請之不暇今考文帝三年遣灌嬰擊匈奴將丞相也武帝元光二年遣韓安國屯馬邑將御史大夫也文帝遣張武屯渭北遣宗正劉禮軍灞上將九卿也高后遣隆慮侯竈擊長沙文帝遣河內太守周亞夫軍細柳將列侯郡守也將不專兵所以亟拜亟罷可誅可放無一人負固吝權要上者此制之善也又漢將多選於環衛蓋其出入殿廬人主識其材武有素如夏侯嬰以奉車將李廣以騎郎將趙充國甘延壽以弭林郎將衛青霍去病以侍中將所以漢將多良者審而後用也又設六郡

良家以為取將之方山西境置羽林期門以為蓄將之地如京師南北二軍宮城內為南軍京城外為北軍高祖初制亦番調郡國士為之而不遠戍至武帝始召募而更番之法廢昭宣始遠戍而屯衛之制疎

氣者心之將 宋黃庭堅豫章集養浩堂銘心者氣之君氣者心之將君之所懷將應如響心淵如淵氣得其養

道心如將 朱子語續錄人心如卒道心如將

法門猛將 百川學海原明答問秀老云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真要者亦法門之猛將也

鹽為食將 海錄碎事鹽食殺之將酒百藥之長

禪將 宋黃山谷外集送密老云表與青山作主人不負法昌老禪將

中郎將 鄭樵通志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皆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凡四等皆秦官無員多至千人漢靈帝時三署郎吏二千餘人皆掌門戶出充車騎其散郎謂之外郎故卿校尉牧守待價於此公車特召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亦充茲位其下第白衣試博士者皆拜郎中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謂五官中郎將左右郎將郎中有事車戶騎三將如淳曰主車曰車郎主戶衛曰戶郎漢舊儀曰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郎主左右戶郎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唯議郎不在直中漢儀曰三署郎見光祿勳執版拜見五官左右將執版不拜於三公諸卿無敬郎官故事令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時號曰山郎謂以貨財為郎山者財用所出故名貧者或至經歲不得休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轉相放效楊惲為中郎將霍山郎其疾病休沐皆以法令有過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多至郡守九卿三署化之莫不自勵宮殿之內翕然同聲其後遂以為常凡三署郎官二漢並屬光祿勳光祿選三署郎有行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又上兼吏六人為長治劇隨缺多少萬戶以上為劇縣其缺少者不選公府亦然故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帝不許賜錢千萬曰夫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人受其殃後漢桓靈間三署見郎七百餘人而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太尉楊秉上疏諫曰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云云案自近代皆謂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為尚書郎故事且夫天有虎賁郎位等星皆在太微帝座之後為翊衛之象則二署郎也而世人謂之尚書郎則誤矣微其失也蓋自梁陶藻職官要

錄以漢三署郎故事通爲尚書郎舊有郎中將右騎光武中興悉省之晉議郎遷爲太守山公啓事曰議郎許允宜參廣漢太守選亦有郎中等官其後雖有中郎將等官而無三署郎矣白氏六帖中郎將銀章青綬魏晉官品云冠服如將軍晏元獻公類要漢武帝置以護內駙馬九既而并於匈奴中郎將中興初班彪上言復此官以招附東胡也　蘇章子五人俱爲中郎將　吳孫策命張昭爲撫軍中郎將委文武之事西漢書郅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堂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側野彘入姬側景帝將兵救之都伏上前陛下自輕宗廟太后何上還太后聞之賜金百斤杜祐通典漢衛綰文帝時以戲車爲中郎將戲車謂能左右超乘也景帝幸上林詔綰參乘重其淳謹西漢書蕭育傳育爲司隸校尉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後爲中郎將使匈奴　司馬相如傳卬祚君長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卬祚冉駹者近蜀道易通異時嘗爲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縣愈於南夷上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過蜀及卬祚縣令負弩矢前驅蜀人以爲榮　蘇武字子卿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副中郎將張勝及常惠以事犯單于左秩訾知降之召武受辭武謂惠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武氣絕半日復息匈奴知武不可脅乃幽武穴中絕不與飲天雨雪齧雪與旃并吞之故得不死匈奴爲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羊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故節毛盡落　武帝拜張騫爲中郎將使西域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　宣帝即位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賀有孤孫霸七歲拜爲中郎將　卜式爲中郎初式不願爲郎將上曰吾有羊在上林欲令子牧之式即爲郎而牧羊歲餘肥息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群上奇其言　漢官儀建武二十四年遣中郎將段郴迎單于於五原塞也容齋三筆漢更始除官冗濫時人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續後漢書皇甫規以西羌之叛爲中郎將討納叛羌東漢書段熲傳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訟薦熲乃拜爲中郎將　皇甫規字威明以先零陸梁上疏自陳乃以規爲中郎將討降之親入巡視將士三軍感悅　董卓以呂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愛信之遷至中郎將蜀志霍峻字仲邈南郡支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篤卒荊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以峻爲中郎將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將　張飛字益

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先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還許昌曹公拜羽飛為中郎將晉書職官志護匈奴羌戎蠻夷越中郎將案武帝置四中郎將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武帝又置平越中郎將居廣州主護南越通志畧貞觀末升平既久郡士多慕省閣不樂外任其折衝果毅有才力者先入為中郎將以補郡守其輕也如是冊府元龜裴行方武德初為右親衛中郎將從征遼東授右五步軍總管破駐蹕陣攻安市城有功授右衛將軍又奉詔討茂州叛羌董郎弄大破之窮賊餘黨西至乞習山臨弱水而歸　竇懷哲為岱州都督調露二年突厥餘衆圍雲州懷哲與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率兵擊破之

五官中郎將

數類漢表曰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比千石主車曰車郎主戶衛曰戶郎漢儀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中郎將說見三署郎續後漢書曰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也五官中郎比六百石無員五官侍郎比三百石無員凡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張純字伯仁遷五官中郎將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一日或數四引見南史宋孝武帝紀大明六年春正月乙未置五官中郎將唐六典親府勳一府勳二府翊一府翊二府凡五府中郎將各一一人正四品下左右郎將各一人正五品上漢平帝置虎賁中郎將後漢因之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並有左右中郎將各五人隋氏親勳翊衛各置開府一人統之唐武德七年改開府親勳翊五府各置中郎將一人左右郎將各一人謂之左右親勳翊衛中郎將府文獻通考五官左右中郎將皆秦官漢因之並領三署郎從後漢之制郡國典孝廉以補之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後漢黃琬字子琰為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每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功高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見遺京師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蕃琬同心顯用志士故蕃琬皆為權富郎所中傷也其次分屬左右署左右郎將各領左右署郎二署皆有中郎侍郎郎中三郎並屬光祿勳魏無三署郎猶置左右中郎將晉武帝省左右中郎將官宋孝武大武大明中復置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齊左右中郎將屬西省梁代並分司丹禁今中郎將四十四員郎將六十四員各附諸軍諸衛篇唐亦置諸衛中郎將永徽三年八月避太子名改中郎將為旅賁郎將又改為翊

軍郎將尋復舊太平御覽謝沈漢書樊英字秀齊順帝備禮徵拜五官中郎將數月以病遜位歸　東觀漢記魏應字君伯遷五官中郎將諸儒於白虎觀講論經應專掌問難也　馬嚴字威卿為五官中郎將遷境每有事輒下嚴處便宜　江革字次翁拜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天子使虎賁扶持帝自禮之有疾不會輒遣太官送飧醪恩寵莫比　應劭漢官儀魏武令曰告子文沙等悉為侯而子桓獨不封而為五官郎將此是太子可知矣　魏志建安十五年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者也魏志建安十六年魏太子平為五官中郎將署屬副丞相位在諸侯王上一統志郭淮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　漢灵帝以侍中楊彪為京兆尹光和中黄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榷官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奸言之司隸校尉陽球球因此奏誅甫天下快之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文選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濟曰魏文帝初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文帝來視禎疾去後禎賦詩以贈之謂未即帝位時也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善曰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尚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張衡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毛詩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良曰元太后君也謂武帝南鄉譙國帝之舊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翺翔善曰豐漢高祖所居以喻譙也君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翺將翔向曰從武帝至舊鄉如漢高過故國豐沛之都翺翔游也言如鳥翼之同飛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凉善曰潘安仁悼仁詩曰曜灵運天機四節代遷逝周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廣雅曰斥推也翰曰四節四時之節推斥相推逐也言歲月促而易往也衆賓會廣座善作坐明鐙五臣作燈熺炎光善曰史記侯嬴曰公子自是迎嬴群衆廣坐之中楚詞曰蘭膏明燭華鐙錯鐙與燈音義同廣雅曰熺熾也熺大明皃銑曰熹盛貌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善曰毛詩曰公庭萬舞鄭玄曰萬舞干舞也濟曰製作萬大也金罍會回切含甘醴羽觴行無方善曰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楚辭曰瑶漿密勺實羽觴向曰罍將也羽觴酒杯為雀形也無方猶無筭也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太康善曰毛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翰曰言醉樂忘歸也于時我馬稍息故云太康康安也四牡向路馳歡悅誠未央善曰四牡謂驪車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無庸婦音義曰逸詩篇名也良曰四牡四馬也誠志央罷也　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善曰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曰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馬東流于濁漳之水翰曰前篇叙昔遊從此述沉疾在鄴都也嬰纏也沉痼

疾皆病也寓居也清潭水名濵畔也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善曰揚雄為臘賦曰玄冬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左氏傳注曰彌遠也蒼頡篇曰曠疎曠也翰曰冬日其神玄冥故云玄冬言卧疾從夏至冬相與遠疎已十餘自也彌遠曠疎也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善曰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尚書曰至于岱宗太山為四岳宗也翰曰岱宗太山也人命屬之卧疾恐死故云游岱宗也故人則文帝也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善曰左我傳蘧啓強曰今君親步玉趾良曰所親謂文帝也篤厚也趾足也言能行步車足來看我疾以慰我身也清談同日夕情眄叙憂勤善曰毛詩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濟曰言來看疾興之談說同至於夜情相顧眄叙述憂恤勤勞也便復別別辭游車歸西隣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善曰西鄰鄰都濟曰清談至於日夕文帝便歸洛陽故云西鄰游車則帝所乘也素葉本落葉也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銑曰人命將逝如水之流況此卧疾遂哀分離恐不復相見也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善曰楚詞曰無衣裘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向日謂別時相問何時為會期我春時要期也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善曰蔡倉督師賦曰詠新詩以悲歌翰曰望慕相思愁結而不解故貽爾此詩也新詩文則此詩也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善曰左氏傳曰忠為令德北面臣位也禮記曰君子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之義也良曰戎文帝自最勉勤修令德北面事君以保寵貴是時漢帝尚在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平聲善曰毛萇詩傳曰秋士悲也良曰慨謂感觀也終夜不遑寐叙意於濡翰善曰毛詩曰不遑暇寐楚詞曰魂煢煢兮不遑寐韋昭漢書生曰翰筆也向曰遑暇寐卧濡沾翰筆也叙意沾筆謂作文也明鐙曜閨中清風凄已寒向曰凄急也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善曰楚詞曰白露紛以塗毛詩曰乃立應門爾雅曰正門謂之應門銑曰應門正南門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善曰禮記曰歲既殫矣良曰殫盡也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善曰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一安十六年文帝立為五官中郎將典晷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幹劉楨等俱逝然其間唯有鎮孟津及黎楊而無所征伐故疑出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翰曰謂文帝將出征戎馬之事將為難也征行也涕泣灑衣常能不懷所歡善曰涕泣幹自謂也濟曰言別後思懷常日所為歡會也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五來切善曰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

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皚霜雪皃。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向曰。豫思文帝在軍之時也。礫小石也。皚皚白貌。明月昭緹幕華鐙散炎輝。五臣作暉。善曰。緹丹色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鐙錯。鐙奧燈同。銑曰。緹丹黃色。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善曰。論衡曰。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良曰。連篇章。謂與諸文人連詩。不知歸。謂不知疲也。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善曰。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翰曰。君侯文帝也。文雅之志。縱橫如飛。小臣信頑魯。僶俛安能追。善曰。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頑鹵。慕小雅斯干歎詠之美。毛詩曰。僶俛從事。不敢告勞。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魯純也。魯與鹵同。向曰。魯鈍也。此自謙才不及文帝也。僶俛。俯仰也。追猶及也。

左右中郎將

漢官儀五官左右中郎將秦官也。凡郎官皆以主更直執戰宿衛。續後漢書百官志。左右中郎將比二千石。左署郎屬官有中郎侍郎郎中無員。武帝太和九年置。蜀志左右翊中郎將府中郎將掌涖宮殿城門皆左入右出。中郎將各四人。長史一人。錄事參軍一人。兵曹參軍事各一人。胄曹參軍事各一人。改府郎將為將軍。左右翊中郎府郎將掌供奉侍衛。凡千牛及備身左右。以御刀仗升殿供奉者。皆上將軍領之。中郎將佐其職。有口勑通事舍人承傳聲不下聞者。中郎將宣告。

左中郎將

漢官儀中郎郎將主謁者。西漢書辛慶忌字子貢。從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職官分紀後漢鍾興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東漢書陰會宗為金城太守。轉左中郎將。續後漢書臧宮字君公。時為左中郎將。擊武陵賊降。凡所將兵二十餘年。以信謹質朴。故常見用者也。皇甫嵩為左中郎將。擊匈奴。楊秉字叔節。以尚書侍講。蔡雍字伯喈。以侍中。並為左中郎將。承宮遷左中郎將。數進諫論議。守一不希世。偶朝臣憚其節。名稱聞於匈奴。單于遣使來貢。求見宮。詔勑宮自整飭。宮曰。夷狄眩名。非誠實者也。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見必輕賤。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乃以大鴻臚魏應示之。樓望字次子。少習嚴氏春秋。後為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

右中郎將

職官分紀漢舊儀。右中郎將主常侍郎。東漢書百官志注曰。主右著郎。朱雋為右中郎將。持節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蜀志宗預為右中郎將。將命使吳。

四中郎將

文獻通考東西南北四中郎將並後漢置江左彌重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銀印青綬服同將軍後魏灵太后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任城王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南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配以強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灵太后初從之後復止唐至德後節度都團練使殆其遺職實賓録後漢末有四中郎將皆帥師征伐董卓為東中郎將 蔣濟字子通文帝即位為東中郎將東漢書百官志獻帝以曹操為南中郎將魏志陳思王植字子建初為南中郎將欲遣救曹仁呼有勑植洪醉不能受命於是太祖悔而罷之也武帝紀以鄢陵侯曹彰為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伐胡北堂書鈔晉諸公讚石崇為南中郎將 梁後畧前中郎郎將永安侯確字仲正司空綸之第三子少而尚武亦自文才每在第中常習弓馬後庭戲聚必法軍陣時人皆以為狂謂為武實用左右聞者咸以告焉確曰吾為王家破賊當使爾等知之宋書西中郎將南北東西中郎將後漢號也小學紺珠晉以謝曼栢冲為西中郎將太平御覽續後漢書盧植傳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 郭泰傳王叔優問才之所宜泰曰當以武官顯叔優後至北中郎將 魏志代郡烏丸反以曹彰為北中郎將臨發太祖誡之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晉起居注武帝太始二年詔鄴城守事宜速有人又當得親親有文武器任者高陽王珪今來之國雖當出為蕃輔以才幹事亦古之制也其以珪為督鄴城守事北中郎將 王隱晉書山濤為北中郎將守鄴 晉中興書荀羨為北中郎將時年二十八

典農中郎將

一統志許州徐邈魏文帝時歷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昔子友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咲顧謂左右曰名不虛立邈撫軍大將軍魏志任峻字伯遠為典農中郎將數年所在積粟倉廩皆盈 毋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為洛陽典農中郎將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饑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

虎賁中郎將

文獻通考周官有虎賁氏掌領虎士八百人軍旅會同居宿於外則守王閑閑柝柝行焉也柝音陸柝音護漢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期門比郎中蓋以微行出遊選材力之士執兵從送期之諸門故名期門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

元年更名虎賁郎舊曰虎賁言如虎之奔置中郎將領之故有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宿衛冠插兩鶡毛鶡鷙之中果勁者每有攫撮應爪摧碎尾上黨所貢也後漢崔鈞為武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攫音鑊紗縠單衣虎文錦袴餘即亦然凡有虎賁中郎虎賁侍郎虎賁郎中節從虎賁皆父死子繼若死王事亦如之前賢亦多為者後漢馬援孔融並為虎賁中郎將魏相階字伯緒為虎賁中郎將遷尚書典選漢官儀虎賁中郎將古官也書稱武王伐紂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之野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古有勇者孟賁改奔為賁太平御覽漢官典職曰主虎賁五五百人郎多至千人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推萬變之備於是制宣室出入之義正輕重之罰故司馬殿省闕至五六里周衛擊刁斗竟門自近臣侍側尚不得著劒人防未然也陛下聖德純備海內晏然此國家之明制必前漢備虎賁續後漢書虎賁中郎將秩比二千石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節從虎賁比二百石皆無員數掌宿衛侍從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二人僕射主虎賁郎將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之下又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鶡者勇雄也其鬬死乃止孔融拜北軍中候三日而遷虎賁中郎將東漢書外戚傳馬后以不私干朝廷免兄馬防虎賁中郎將訖永平世不遷桓榮門徒常四百餘人何湯為高第明帝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光武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馬廖任隗皆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建武十八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著蓋出門候何湯將衛士劒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常歎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北堂書鈔張純傳純字伯仁兼虎賁中郎將崔駰虎賁中郎將箴云赫矣帝臣越越厥武桓于邑征夫嶠嶠其族王師是丞我事是禦也惟鳥之鶡惟霆之發鷹集楊火烈出翼王路入司階閫功懲閑邪憂其萌孽也魏志袁術為虎賁中郎將張讓殺何進術斫閤起火晉書紀桓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宜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蘭之對曰昔潘岳為秋興賦序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直官也後魏書韓茂膂力絕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為

虎賁中郎將

旅賁中郎將 通志職官畧旅賁中郎將一人職如虎賁中郎將宋初置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唐諸率府初有中郎郎將官永徽元年以太子名忠改諸率府中郎將為旅賁郎將其郎將改為翊軍後或改或省

使匈奴中郎將 東漢書百官志使匈奴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護南單于置從事二人有事隨事增之掾隨事為員護羌烏桓校尉所置亦然應勤漢官曰擁節屯中步南設官府掾吏單于歲遣侍子來朝謁者常送迎焉得賂多馬氐屬他物百餘萬謁者訖還具表付帑藏詔書刺自受光武紀建武六年匈奴遣使來獻使中郎將報命匈奴傳論曰馳中郎之使續後漢書張奐字然明與改紀明皇甫威明俱顯京師號為涼州三明並為匈奴中郎將北堂書鈔漢書臧旻有幹才達於從政為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

司金中郎將 魏畧河北始開冶遂以王修為司金中郎將修奏記曰修聞枳棘之材無柱梁之質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是以在職七年忠謹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力少任重不堪為擢文獻通考趙王循為司金中郎將

鎮夷中郎將

將 邵氏聞見錄漢順帝時張陵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付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則所謂張陵者果異人乎今道家者流祖其事不可辯云

羽林中郎將 東漢書百官志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本姓曰主羽林郎案漢末又有四中郎將皆帥師征伐不知何時置續後漢書百官志羽林郎將比二千石主羽林郎選濮陽隴西右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補之武帝以便為從遊獵還宿殿岩下室中故號岩郎也

右林將 西漢書切臣表漢三年宋子侯許瘛用趙右林將初從師古曰猶言羽林之將

建義中郎將 東漢書袁紹傳魏郡兵反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英雄記曰升故為內黃卜吏獨反諸賊將郎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重輜重也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斥丘縣屬鉅鹿郡故城今相州城安縣東南十三州志云地斥鹵故曰斥丘也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

武衛中郎將 魏志許褚字仲康太祖與遂超等單

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頗指褚褚瞋目眄之超不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馬皆稱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

撫軍中郎將

吳志孫策命張昭為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平越中郎將

文獻通考晉武置理廣州主護南越

光國中郎將

晉書劉曜記曜以尚書郎王獷為光國中郎將

武賁郎將

隋書來整為武賁郎將尤驍勇善副士衆討擊群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為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千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整乃榮國公護兒之第六子也

鷹揚郎將

鄭樵通志大業三年改驃騎將軍為鷹揚郎將改車騎將軍為鷹揚副郎將五年又以鷹揚副郎將為膺擊郎將九年別置折衝果毅及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統領驍果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府有郎將副郎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又有驃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

自稱郎將

唐書武后紀垂拱三年九月己卯虢州人楊初成自稱郎將募州人迎廬陵王于房州不果見殺

武官入郎將

唐會要開成二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武官合入郎將等其堪送名者請中書門下準吏部送名例磨勘仍先過堂然後批擬從之

天策上將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四年八月上以秦王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為天策上將領司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增邑二萬戶仍開天策府置官屬天策府置長史司馬各一人從事中郎二人並掌通判府事軍諮祭酒二人謀軍事贊相禮儀應接賓客典籤四人掌宣傳導引之事主簿二人掌省覆教命錄事二人記室參軍事二人掌書疏表啓宣行教命功倉兵騎鎧士一曹參軍各二人參軍事六人燕語考異天策上將唐官也初太宗破王世充實建德高祖以其功大其官號不足稱乃知是名位三公上開府終唐世未嘗更命人梁更為天策上將軍以命馬殷亦開府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久疾以皇兄之寵故採唐舊典授之結銜在功臣上而不開府其

後荆王元儼薨因以為贈官　唐太宗為
皇太子即罷天策府自不應更有府官也

諸路將官

文獻通考

宋神宗留意武備本以捍西北二虜而推其法於東南故西北為多東南為少陝西諸路四十二將河北諸路三十七將而東南纔十三將元豐四年詔東南諸路團楮諸軍馬十三將淮南東路第一西路第二兩浙西路第三東路第四江南東路第五西路第六荆湖北路第七南路潭州第八全邵永三州備廣西應援第九福建路第十廣東路第十一西路桂州第十二邕州第十三合諸路九十二將各有正副軍中行圖陣隊調發賞罰皆關決於將副宣和六年詔元紹元年司馬光請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押等轄一如未置將官以前之法而框密院難之止詔諸路將副在州駐劄不係路分兵官知州并州鈐轄兼充者並差將官一員兼本州都監其單將駐劄處勿復差兼宣和五年御筆諸路將副部隊自今並依元豐法選差乾道四年密院奏諸州揀中弓弩手雖已差路分鈐轄都監春秋詣諸路巡按緣逐州未有將官專一日逐訓練恐致事藝生疎詔諸州各置准備將一員專一管轄日逐訓練揀中弓弩事藝孝宗會要哲宗職官志諸路將官掌統制所隸禁旅以行陣隊五金鼓旗職弓矢擊刺之法而教習訓練之別其武藝精強者待決遷補以激勸士卒凡兵仗器甲之數廩祿犒設賞罰約束之禁令皆掌焉副將為之貳若此戍防邊則受師司節制御寇敵則當其戰守應援之事若帥有功則具該數籍用命者而旌賞之焉　元祐初右僕射司馬光乞罷諸路將官疏曰臣竊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為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曾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議者請分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為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功訓練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有差使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余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為職事修舉在於得人不在設官苟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士卒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為況今之將官即向之為總管者也豈為總管則不能舉職為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從變易其名無益事實非惟無益兼復有害斤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能直

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哉宋周必大集論諸路師臣將副劄子乾道六年七月十四日臣伏見陛下選將練兵大修邊備深謀遠畧固非外庭所能窺測然臣私憂過計以謂諸路帥臣有其名而無其實將副有其官而非其人萬一用師於外而寇攘乘間掣肘于內安得不為之慮也哉願詔三省樞密院稽考諸路帥府除本州禁軍外安撫司實有兵馬幾何隨其閑劇遠近立為定數已足者令精加訓練不足者令疾速招填既只在本路駐泊計亦不難辦集仍於見今副總管鈐轄路分都監中選有勇畧經行陣之人就兼統制戎容既壯姦謀自折至於擇師加詳諭以久任其在今日尤為急務如此則稍有帥臣之實矣昔神宗皇帝初置將副其選甚重北年小使臣不經邊任者往往得之軍情兵法懵然不曉但知諂辭媚色以奉守帥勇夫壯士專充工匠雜役之用本路一有調發豈徒無益顧遵舊制參以宏摹詳於擇人革此積弊如此則稍復將副之舊矣二者一定他日朝廷專意外禦必無掣肘之患取進止

將星

鄭樵通志

天文畧東方氏十六度下二尺為五星日月中道為天子之路寢騎陣將軍一星在騎官東南主騎將也搖動則騎將出 又房六度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下第四星上將也次次將也 又北方河鼓三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及鉞鉞右星南星也明大光潤將軍吉動搖差度亂起直則將有功曲則將失律左旗右旗各九星在河鼓左右明潤將軍吉動搖兵起怒則馬貴 又奎則十六度天之武庫石氏所謂天豕亦曰封豕主兵九尺下為天之中道又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亦曰大將明則天下安動則兵亂客星守入兵起 又參十度上為日月五星中道甘氏曰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代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又曰七將皆明天下精兵也史記天官斗魁戴臣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 又天官房南衆星曰騎官右角將 又天官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晉書天文志太白為上將羽林為中軍畢八星主邊兵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南三星騎陣將軍騎將也南三星車騎車騎之將也狼一星在東南狼為野將主侵掠也色有常欲不動也 又星辰為偏將之

郎將星

鄭樵

象。抱朴子戰名大將。參星主之。唐李翰林集應星文。羽林十二將。羅列應星文。霜仗懸秋月。魄旌卷夜雲。通志天文畧郎將一星在郎位東北。所以為武備。張衡云。今左右中郎將是也。大明芒角將怒不可當也。隋志將一星在郎位北主閱其所以為武備者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九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鏗

書寫儒士臣章玄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唐虞